

織錦的鶴

秋堇

● 訪蕭麗紅 ●

第一次見到蕭麗紅，是在一位朋友家裏，本來說好了要去看她那剛滿月的寶寶，沒想到一進門，就看到蕭麗紅已經抱着嬰兒，又是逗又是哄，那神情，宛若一個小母親。那一晚，她連嬰兒的母親都不肯護手一抱，就更甭提是別人了。初見面，覺得她有一股子都市人少有的熱絡爽朗，又好像她還獨來獨往的活在她的世界裏——

是什麼樣兒的一個世界呢？一下子叫人又說不上來。幾回過去，才明白原來她真如一位朋友說的，是個奇情女子。

過不久，先是冷金箋出版了，接着桂花巷也一集集的開始在聯副上連載，然而我却是越來越迷惑——怎麼那位年輕、愛笑的蕭麗紅，竟可以寫出這般沒有

火氣的東西來了？再說，她刻畫出來的人物，這樣鮮明迸跳，有若舊時女子繡件上一朵朵的花，精緻玲瓏。

闔上書本後，她們還會尾隨而至，甚而逼到耳根子邊來相談對話呢。

最叫人費解的，還是她所描寫的那個天地了，就像桂花巷裏邊，那個有淚有血，重情重義的週圍、四界，寫來那麼細緻傳神，好似她還一逕生活在那裏頭似的。對長於小家庭的都市孩子來說，那個世界是和泛黃的照片聯想在一起的，只屬於飯桌上父母的兒時回憶；到如今只剩得一點兒光和影，是沒有幾絲兒熱氣了。再鮮明，也強不過電影——平面的。

蕭麗紅呢，不過二十來歲，加以少小離家，怎麼

的就有這份本事把舊時那個世界活生生搬出來？到底她的童年怎麼過的？她的故鄉是否充滿了正如她筆下所描寫的人物呢？還有，書中人物每在深有感觸時就會懷想起來的戲中詞曲，一定也常在她心底迴響吧——在搖晃的公共汽車上，在羅斯福路窄湊的房間裏，甚至大同公司繁忙的辦公桌後……

那晚，冒着暴冷的寒流，如約來到她倉庫似的學生公寓前，推開冷冰冰沉重的鐵門，手腳並用摸上微暗的樓梯；在燈光黯淡的走廊上迎着天井捲過來一陣陣漆黑的冷風，我敲敲門。

「誰啊！」蕭麗紅笑嘻嘻的跑來開門，她剛洗了頭髮，自己以髮捲做花，看她滿頭頭髮捲，正是活生生的現代女性，叫人一下無法與桂花巷裏的舊女子相聯想。

她招呼我坐，自己又躲回被窩裏，我這才看清她膝上一疊電子計算機的計算紙；做什麼呢？改行做電腦員了？

「才不是！我弟弟學電腦的，這紙是他給的，我把它拿來當稿紙了。」



我是職業婦女，不是作家。

她正在寫她的新作品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。只見她人盤腿坐在下舖，頭上頂着的六〇燭光燈泡剛好夾住上舖床架子；架着眼鏡，滿頭髮捲，神情專注，那模樣兒叫人想起女生宿舍裏開夜車趕報告的女學生。四下環顧，只見小小的房間佔滿了：一張雙層床，一張書桌，兩把椅子，餘下無多的地面鋪着一面竹席，不但沿着牆角擺着一排書，床上擺着一排書，牆

上、角落裏還有許多哩哩噓噓的小東西，滿得不能踩錯一步。

「有整整兩年，我臥在那個書桌上，一個字一個字寫下桂花巷。夏天時吹着小電風扇，冬天時，就披著厚毛毯。」

我的故鄉——布袋

「布袋鎮三面環海，出海三海里即臺灣海峽。你一定要從進去的地方出來，也就是說入口處即為出口處，布袋這個地名即是因此得來。」

她說這話時，偶而以手比一下形狀，使人易於了解。

「我真是懷念我的故鄉，同樣的，我也一直懷念我的童年，那些東西真的如琦君說的是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的。」

布袋鎮民用淳樸，居民大多數還保有早期開臺先人的生活形態和習俗。在故鄉，每一個節目都是鮮明的，過年以石磨磨水米做年糕，廚房，灶下連着幾日蒸糗做棕的氣息不散。你不用數算日子，不用看日曆，任事走到路上巷口，鼻子裏的氣息即是節令，真是

時光轉移就在自己身上可以感覺到：

端午節，家家插菖蒲，取午時水。小時候我們還記掛着這年裏方圓內幾里共有幾個新娘子過門，因為要跑去與她討端午節的香袋來戴。

七夕要拜油飯，搓湯圓，油飯旁放着七朵芙蓉，小時候大人叫我們去跟種草本芙蓉的人家要花時，最是興沖沖。湯圓則與冬至的湯圓不同，是要在上面按一個小凹，從小聽到大，答案從來沒變，都說是要給織女裝眼淚的——」

看來十年臺北生活，並沒有在她生命裏留下什麼痕跡。

「沒有。我以後大概也不會寫臺北！」她說：「不是說我不能接受臺北的生活方式，實在是不喜歡這個樣子；我當然可以周旋應付得很好，可是我的心沒來，我總覺得我只是人來魂沒來。說我隱居，該不是說這裏靜，而是說，我生活在這裏却不出世。」

可是，如果一直生活在布袋，或許它們的意義、聲貌對她反而不會如此清晰吧？更會不形成寫作的動力了。

「也許就是你所說的這樣吧！」她笑了起來。

我的老師——戲曲

戲曲在她的文章裏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，每每與書中人物的情懷遭遇相契合、相印證。

「老一輩的人，常說戲臺上有什麼戲，戲棚底下也就有什麼樣的事。」

「我是看戲長大的，它們帶給我人生上、藝術上無可比擬的影響。小時候，只要開戲鑼『噹！』一響，我就抓起凳子飛也似的往外跑。爲了看戲，不知挨過多少回罵，可也樂此不疲。再說，我母親年輕守寡，管教孩子是出名的嚴格，以前我寫小說還要躲躲藏藏的寫呢！」說着，又笑了。

「像我姑婆姨婆她們，一輩子沒離開過故鄉，戲曲就是她們的老師、伴侶，帶給她們無數的啓示。使他們執着的相信：忠臣孝子、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……的道理。」

「近來改編的歌仔戲我已經很少看了，它們或許和以前的野臺戲不盡相同，或許不按傳統規矩表演，但是也代表一種活着的民間藝術。」

有人說過：我們這一代年青人爲什麼沒有屬於我

們的歌？爲什麼沒有屬於我們的小說？當你傷心時，沒有一首自己國家的歌曲可以撫慰你，當你失望時沒有一本自己國家的小說可以激勵。爲什麼呢？

或許，我們若不知道我們的過去，就沒有辦法創造現在、瞻望未來吧。

桂花巷是否真有其人其事？

「不知有多少人來問這個問題了，我先不正面回答，倒是先告訴妳：有個讀者告訴我，新生南路一段一六六巷（詳細地址已忘，也許是一六〇巷），在前清時期，即叫做桂花巷的。」

「鹿港妳去過嗎？它則是到現在還一直保有這樣一條巷子，真的叫做桂花巷；

試想：有斯地必有斯人，有斯巷也必有斯事，只是作者極可能換了另一個角度，另一種筆調來寫罷了，然而其中人物的情懷、腸肚都是今古不變的。」

在桂花巷後記裏，蕭麗紅曾寫道：「一個感受敏銳、自制力又強的人，在新潮流衝擊下，忍不住對從前舊文化種種的懷念，於是她有這麼多話要說，那些書中人物，便在這樣的情況下，一一被接生出來，去

演變人世不同遭遇裏的各自生相。」

「雖然在日人侵臺，那段國仇家恨的大時代裏，以一個民間女子的胡愁亂恨，實難代表炎黃子孫的萬一情懷。」

可是，我想最重要的一段是：「漢文化漫漫五千年的歲月、光陰裏，不知生生生活過多少這類中國女子，她們或遠或近，是我們血緣上的親人……（她們）各自有各自的血淚、辛酸，……縱橫糾錯，叫人在嘆息之餘，對人性、肉身，有另一種清楚、明白。」

△ △ △ △ △

告別蕭麗紅，已近子夜；然而，她的燈將繼續亮到凌晨兩三點，甚至天明鷄啼。第二天早上，又要趕着上八點的班。「我是一個職業婦女，我不是作家。」她說。

可是，或許有一個人的話更貼切：蕭麗紅，你像故事裏說的那隻織錦的鶴。白天是人身，半夜變成鶴起來織錦。把自己的羽毛一根根的織進去，織進去……

——細細的淡金……剔亮流處，像一根根白鶴羽毛粉碎其間……她恍然悟出：不光是自己、不光是管定……，是所有人的肢體、血肉和感覺，都和那白鶴羽毛一樣，被碾碎在這冷金箋上……

△ △ △ △ △

冒着瑟瑟寒流，走過巷口賣香腸的小販，走過摔在陶碗裏的一陣喀哩價響，迎面跑來尖聲大叫的小孩和踩着腳踏車剛從補習班下課的學生。

我爬上路橋，腳下來往的車子亮着晶晶的大眼，一輛銜着一輛的流去。兩邊光禿暗啞的木綿，默默無語，俯視鋪滿紅磚道上的手套、毛衣、皮鞋、帽子……「便宜的！三件一百塊！」叫賣聲夾在車聲，遠遠的傳來。

走下路橋，走過蚵仔煎、福圓茶、炒米粉、花枝漿……

我停下來，回頭看看蕭麗紅那隱沒在大房子後面的小房子——幾乎就看到她頂着燈泡在計算紙背面寫作的樣子。